

柚子树下

□王永威



汪云 摄

我的童年在大巴山深处一个小山村的山坳里度过。那里的山不是孤峭的，而是一重重地围拢着，像老祖宗层层包裹细碎银两的青灰色土布。

村子建在山顶一块很大的山腰台地上，有几十户人家。瓦是青黑的泥瓦，墙是土黄的泥墙，日子也是慢慢地，慢得像灶屋屋檐下那根总也滴不完水的竹筲槽。

我家的院子不大，里屋是夯实的黄土地面，院子里是平整的青石板晒坝，被母亲收拾得如同她浆洗过的青布衫子，光洁、利落，一根杂草也寻不见。院子东边那棵柚子树，便是这件衣衫上最雍容的一枚盘扣。

至今我不知柚子树是哪一代先人种植的。自我有记忆起，它便已是一派“爷爷”般的气象。树干极粗，需幼时的我与二姐合力，才能勉强环抱。树皮是深褐色的，皴裂成一片片不规则的鳞甲，摸上去粗粝而温暖，像父亲那双常年与犁耙、锄头为伴的手掌。其枝丫并不急切地冲向天空，而是先向四面舒展开来，如一把巨伞，蓬蓬地、稳稳地罩住大半个院落。浓荫滤下了空中过于晃眼的日光，只在石地坝上筛出些明明灭灭、圆圆扁扁的金斑。风一来，那些金斑便活了，跳着无声而欢快的舞蹈。

柚子树笼罩下的青石地坝，是全家的“会客厅”，是生活的乐园。

父亲是村里少有的“文化人”，读过几年私塾，会写一手端正的毛笔字。白日里，他在生产队挣工分，偶尔还在坡上侍弄那几块在隐蔽山林边悄悄开垦的薄地。他一身汗水一身泥地归来，总爱搬一张小竹椅，坐在柚子树下，让我或哥哥姐姐帮他放在堂屋角落、磨得发亮的三尺长烟锅给他拿去，按上一小撮自家晒制的、气味辛辣的叶子烟，“啍”地打燃煤油打火机，小心地放在地上，点燃烟丝。那一缕青白的烟，便袅袅地从他古铜色的额前升起，融入稠绿的叶影里。

这时是我们兄妹最高兴的时刻。我们围拢在他膝边，看他眯着眼，吸一口烟，然后缓缓地吐出一个比烟雾更缥缈的故事。他讲“桃园三结义”，讲到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时，手里的烟锅会不自觉地扬起，仿佛那便是青龙偃月刀；他讲“武松打虎”，讲到那吊睛白额大虫扑将过来时，他又会猛地将烟锅向下一切，虎虎生风。我们屏住呼吸，眼睛瞪得溜圆，心随着那烟锅里明灭的火星子，忽上忽下。故事总有讲完的时候，而我们眼底的渴求却无尽。父亲便笑了，用烟锅头在石板上轻轻一磕，磕去烟灰，然后让我们找一截“火石”给他。

“来”，他说，“今天教你们写名字。”石板是最宽容的纸，火石便是最朴素的笔。他一笔一画地写，那字迹沉稳而开阔。我们跟着描，字迹歪斜如蚯蚓。他也不恼，只握着

我们的小手，慢慢地、重重地再写一遍。于是，泥土的腥气、叶子烟的辛辣、父亲掌心粗糙的暖意，便和那笔画以及间架结构，一道深深地刻进记忆里。后来才发觉，我写文章、写书法，其实就是父亲那时候给我培养起的兴趣、打下的基础。原来，他才是我最好的启蒙老师。

树的另一侧，是属于母亲和奶奶的“作坊”。通常是午后，阳光西斜，将树影拉得长长的，母亲从屋里搬出竹箩针线筐，奶奶也挪出她的旧竹椅。婆媳俩并不多话，只是静静地坐着。母亲的针线活在村里颇有名气，她低着头，细细的头发包软地垂在光洁的额前，手指捏着细针，穿上引下，那动作快得叫人眼花，却又带着一种奇异的从容与韵律。她为我们补缀衣衫，将磨破的肘膝绣上一朵不易察觉的云纹；她为父亲纳千层底鞋，针脚密得能防住最刁钻的雨水；她为家人绣鞋垫，那图案、色彩如同画家画出的一般，令人拍案叫绝。奶奶年纪大了，眼神不好，便做些捻线、剥苕麻等轻松活儿，她的动作慢，一下又一下，仿佛不是在劳作，而是在数着悠长的光阴。偶尔，她们会低声交换一两句关于天气、关于种菜的自留地、关于邻家嫁女的话，声音软软的，像树上将熟未熟的柚

子，饱满而含蓄。她们的影子，一长一短，一浓一淡，交织在青石地板上，被夕阳镀上一道毛茸茸的金边。

至于那棵柚子树，更是我们四季的日历与味觉的信仰。

春天，柚子树开花了。花朵不大，白色的，藏在阔大的叶片腋下，一簇一簇，并不招摇。但那香气却霸道得很，那是一种清冽的、带着微苦有药感的芬芳，不像桂花那般甜腻，也不像栀子花那样浓稠。它悄无声息地弥漫开来，充盈了整个院落，又漫过矮墙，随着晚风，送到村子的杳杳晃晃。夜里躺在床上，那香气便从木格窗棂丝丝缕缕地渗进来，钻进梦里，于是连梦都是清白而芬芳的。

花落了，便结出小青果，一天天地鼓胀起来。到了盛夏，叶子墨绿发亮，果实已有拳头般大小，藏在叶间，像个羞涩的愣头青。这时，树荫的恩惠便达到了极致。山野小村的夏日，虽然比不上城市的酷热难耐，但那坡上的炙烤同样也让人难受。然而，只要躲到柚子树下，一股沁人的凉意便自地底升起，包裹全身。我们常在树下铺一张旧竹席，躺上去，透过叶隙看碎银般的天空，看光阴在叶片的边缘缓缓流转。蝉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，但那叫声，也被浓荫滤得遥

远了，模糊了，成了午睡的背景音乐。

秋深了，柚子的皮由青转黄，像被时光一层层浸染上最醇厚的釉彩。它们沉甸甸地坠着，把枝条压成一张张谦恭的弓。

收获的日子，是一场郑重的典礼。父亲会选一个晴好的日子，找来长长的木梯，架在粗壮的枝干上，他爬上去，用割柴的镰刀，小心地割断果柄。母亲和我们在树下牵着一张旧床单接着，柚子落入床单，发出“噗”的一声闷响，接着便是浓郁的、带着阳光气息的果香炸开。那香气，是实实在在的、可以触摸的喜悦。最大的那只柚子，照例是不吃的，要供奉在堂屋的神龛前，敬天地，念祖先。余下的，便成了我们漫长冬季里嘴馋时清甜的慰藉。柚子皮厚，需用刀费力地划开，一旦剥开，那晶莹剔透、饱满鲜嫩的果肉便露出来，一瓣瓣，像小船似的，清甜中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微酸。

后来，像所有故事里写的那样，我们长大了。求学的路，工作的路，将我们一个个从柚子树下引开，引向小镇，引向城市，引向更远更陌生的大城市。院子空了，父母也渐渐老了。再回去时，爷爷奶奶已经逝去；父亲的背，已像那被果实压弯的枝条，有些直不起来了；母亲穿针引线，手也会微微地颤抖。唯有那棵柚子树，仿佛超越了时间，依旧沉默地葱茏着，只是树皮上的裂纹更深了些，像父亲额头上新添的皱纹。

最后一次见到柚子树，是在一个深冬时节。父亲在那个夏天弃我们而去，母亲不愿立即离开老屋，又住到年底。即将过年的时候，我回去收拾好母亲所需的物件，接她与我们同住。院子里虽然有些凌乱，但那棵树依然静静地站在那儿。枝叶虽显疏朗，然而枝端依然坚韧地挂着两只遗忘采摘的柚子。它们的皮已干瘪皱缩，色泽却呈现出深沉的黄色，带着一丝悲凉之美，在灰蒙蒙的天幕下，宛如两盏即将熄灭的孤灯。

我站在树下，忽然想起父亲当年的长烟锅，母亲当年的针线，奶奶当年的絮语；想起火石划过石板的沙沙声，想起柚子花那清苦的香……所有以为消散了的，原来都在这树下凝结着。这棵树，它不只是一棵树。它早已是一尊无言的佛，收存了一个家族所有的呼吸、叹息、欢愉与凝望；它是一枚巨大的印章，在岁月的泥封上，深深地钤下“家”的印记。

岁月流转，多年后萦绕心头的，是它傲然活着的绰约风姿。那姿态早已幻化成乡愁的具象，化作我对“家”与“根”最深情最执着的追寻，既有着倔强坚守的风骨，又饱含温柔缱绻的眷恋。每当风起，耳畔似乎又响起那沙沙叶响，恰似奶奶轻柔的催眠歌，于血脉深处悠悠回荡，诉说着生命与故土永恒的羁绊。